

馬氏譯家： 馬禮遜父子與《外國史略》

晚清以探求「夷情」聞名於時的魏源《海國圖志》和徐繼畲《瀛寰志略》，將傳統正史中「四夷傳」獨立出來，將其地位上升到國別史，正基於此，劉師培將這些「一改歷代四裔傳之例，以開國別史之先聲」的史志稱之為「中國之新史學」。¹ 即便如此，魏源（1794–1857）還是被日本學者認為難於擺脫「華夷」史觀的影響，因為他將「萬國」稱為「海國」，即屬於中心之外緣的地方，這一點曾經遭到日本學者重野安繹的批評：「近時有魏默深者，好論海防，能通天下之故。然其著書題曰《海國圖志》，是以五洲諸邦為海國也。夫大瀛環之何往而不然，漢土亦一海國而已，何問大小哉？彼雖國大而不過方數萬里寢處乎。方數萬里之內，目不接海波而自外來者皆帆於海，遂目以『海國』，而自稱曰『中土』，是童觀耳，井蛙之見耳。默深以達識著稱，猶局於素習而不自察，則其他可知已。」² 儘管《海國圖志》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，但我們不能否認，該書在中國人世界認識的過程中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，這種影響不僅僅在於魏源的世界認識，還在於《海國圖志》保存了大量第一手的「西洋人譚西洋」的手稿和抄本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則徐主譯的《四洲志》和本

-
- 1 劉師培：〈萬國歷史彙編·序〉，載江子雲等（編）《萬國歷史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官書局，1903）。
 - 2 重野安繹：〈萬國史記·序〉，載岡本監輔（編）：《萬國史記》（上海：申報館，清光緒五年〔1879〕聚珍版）。

章所要討論的《外國史略》。在晚清歷史意識轉變的過程中，《外國史略》通過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曾在中國學界產生過重要的作用。

《外國史略》是早期一部「西洋人譚西洋」的重要著述，也是魏源百卷本《海國圖志》所引用的兩部外人主要史著之一，其中所引用分量僅次於《地理全志》和《四洲志》。由於該書僅僅是流傳的手稿，目前學界是依靠《海國圖志》才得以了解該書的基本內容。至今筆者尚未見過關於該書的全面論述，關於該書的內容、結構與特點，沒有專門討論；特別是關於該書的作者至今眾說不一。筆者從該書的內容、結構、特點與譯詞的分析入手，從而導出關於作者的分析思路，提出該書是馬禮遜父子先後接續完成的一部世界史。

一、《海國圖志》中的《外國史略》

魏源稱自己的《海國圖志》有別於昔人關於外國著作的最重要一點就是：「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，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」。這一特點在百卷本《海國圖志》尤其明顯。在百卷本《海國圖志》中所徵引的明末清初在華耶穌會士的著作有六種，即《職方外紀》、《坤輿圖說》、《靈言蠡勺》、《空際格致》、《寰有詮》和《地球圖說》。徵引的鴉片戰爭前後的西人著作、譯作有11種，除了《四洲志》外，還有《平安通書》、《地球圖說》、《萬國地理全圖集》、《貿易通志》、《每月統紀傳》、《地理備考》、《外國史略》、《美理哥國志略》，基督教的經典《舊約全書》和《新約全書》。其中歷史著作主要是《外國史略》和裨治文的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》二書。

魏源編著《海國圖志》的大半原因在於對當時流行的關於世界史地，特別是歷史著述的不滿，因為明末清初的《職方外紀》、《坤輿圖說》等都屬於地理學漢文西書，即使晚清的諸多地理學著述，「或詳於島岸土產之繁，埠市貨船之數，天時寒暑之節。而各國沿革之始末、建置之永促，能以各國史書志富媪山川縱橫九萬里、上下數千年者，惜乎未之聞

焉！」³可見，魏源是希望通過著述《海國圖志》，改善道光年間中國世界歷史的研究狀況，同時也包含著對於當時流傳的《外國史略》等中文歷史譯著的不滿。《海國圖志》1842年版的50卷本和1847年版的60卷本所收錄的西洋人的著譯相對比較有限，而1852年的百卷本在篇幅上的一個重要突破，就是大篇幅的援引西洋人的著述，⁴從而大大增加了海外知識報道的信息量，甚至改善了《海國圖志》原有的結構。如50卷本和60卷本都沒有關於日本的專篇介紹，百卷本補入的第17卷「東南洋」，包含了「日本島國」和「附東南洋諸島形勢上」，其中關於日本部分的重要內容，主要是來自《外國史略》。⁵

《外國史略》原題作者為馬禮遜，有學者認為即英人約翰·羅伯特·馬禮遜(John Robert Morrison, 1814–1843)撰，道光廿七年(1847)刊，⁶或推斷該書出版於1852年前。⁷其實該書並未正式印行過，魏源稱所引《外國史略》為「粵東譯出者」，且明確為「鈔本」，⁸很多學者誤認為該書有刻本的原因是因為王錫祺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》第12帙中收有此書。有學者甚至將該版本的編刊時間確定在1842年或1843年，更是缺乏根據。⁹其實經筆者核對，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》所輯《外國史略》是轉錄自百卷本《海國圖志》，只是刪節了其中的若干過渡語，如「《外

-
- 3 魏源：《海國圖志》(長沙：岳麓書社校點本，1998)，上，頁7。下凡引用此一版本，省略版本信息，簡稱「《海國圖志》」，僅註卷號、頁碼。
 - 4 關於魏源《海國圖志》的中文版本，參閱鄒振環：《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)，頁345–346。
 - 5 百卷本《海國圖志》在介紹日本方面，較之其他西洋人著述提供較新的知識信息，如記載：「道光十七年(1837)，有花旗國船載送日本被風難民七人回國，尚幾至被害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)，有花旗、佛蘭西、大尼等國家之公使赴其港議和陸章程，亦被拒。雖在對馬島與高麗人貿易，不久亦絕往來。」魏源《海國圖志》透露了幕府時代日本的鎖國政策以及遭到來自西力衝擊的實況。參見魏源：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623。
 - 6 王家儉：〈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(1807–1861)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38卷第6期(1969年3月)，頁14–24。
 - 7 李長林：〈中國學者對馬丁·路德的研究綜述〉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5年第4期(1995年4月)，註釋(1)，頁130。
 - 8 〈海國圖志後敘〉，載魏源：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7。
 - 9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(編)：《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詞典》(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2001)，頁318、371。

國史略》曰、「又曰」等，署名「英國馬禮遜著」。《海國圖志》所大段徵引的《外國史略》多達 60 處，魏源稱其作者是「馬禮遜」，¹⁰ 也為王錫祺所本，只是魏源《海國圖志》似乎並未在馬禮遜前加上「英國」一詞。

《外國史略》現存輯本全書約八萬多字，我們現在是通過《海國圖志》來討論該書的大致內容的，即按照亞洲（除中國之外）、非洲、歐洲、南北美洲的順序敘述世界地理的概況和歷史演變的過程，少量內容涉及大洋洲。由於是輯本，我們無法判定原書的結構。根據《海國圖志》所錄內容，基本上是分洲的國別史形式。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的編者認為該書「似仿艾儒略《職方外紀》、瑪吉士《地理備考》編次之法，首亞細亞州諸國，次亞非利加州諸國，次歐羅巴州諸國，次亞默利加州諸國，無澳大利亞州。且闕歐羅巴州總說。義大利瑞士二條。開卷即為亞細亞東南洋海岸各國，疑原本首尾佚脫，卷帙殘缺。」¹¹ 該書由「亞悉亞東南洋海岸各國」述起，全書儘管沒有談論中國本土，但敘述都與中國密切關聯，特別是亞洲國家，中國總是主要的參照系，全書採用中國的皇帝紀年，個別敘述插入若干公元紀年。如第一段稱「亞悉亞東南洋海岸各國，北連中國之雲南、廣西、廣東」，越南「北與中國交界」，「面貌皆似中國，本漢人之苗裔也。其文學亦用中國字，讀中國書，法度規矩風俗，皆與中國彷彿。」「東都出胡絲，但不如中國之細」；「與中國貿易最興旺之港月祿賴，居民十三萬，多暹羅小船及中國大船」；被「中國人目為夾板船」，「較之中國帆檣不遇順風，則左右戢折，傾險迂艱者，不翅天壤」等等。¹² 又稱暹羅「多紅木，或運出新埠，或載廣州、上海、天津、寧波等港。又多種白糖。胡椒每年六萬余石，亦運賣與中國。……各海港所進中國之船，每年約九十隻。」¹³ 即使講述歐洲，也往往聯繫到中國，如「葡萄牙國於周朝時已通貿易，後羅馬國攻服之，以為藩

10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 286。

11 王雲五（編）：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2），頁 970-971。

12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 356-357。

13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 399。

屬。漢朝時，國日強，然屢被外國侵伐。唐肅宗時，併入回回國者三百年。宋朝時，攻敗回回，軍士歡呼，自此立國。」¹⁴「於明正德十一年至中國，前駐上川，後至舟山、寧波、泉州，而據澳門。廣通商之路，與日本貿易，獲厚利」。¹⁵稱比利時「此西洋最微之國，其廣袤不過當中國之三府，然且分為九部，且用費如此其重，非通商所入，曷以至此。」¹⁶可見「外國」的名稱確實是相對於「中國」而言，其核心與中國傳統史書中的「外國」概念開始有了本質的差別。如《舊五代史》的「外國傳」所記是契丹和吐蕃，主要是指少數民族政權；《明史》寫了九卷「外國傳」，將朝鮮、日本、琉球、呂宋、佛郎機、和蘭、古里等亞洲、歐洲和非洲的不少國家寫了進去，但其基本思路還是將這些國家視為「朝貢諸夷」的「藩邦」來認識的，並不是將這些國家放到與中國平等的地位來敘述的。而《外國史略》則根本上改變了這一思路。

作為一部輯錄「以西洋人譚西洋」的史地名著，《海國圖志》為中國讀者提供關於世界歷史的比較系統的新知識，而在這部百卷本 88 萬字的世界史地知識的寶庫中，引用西洋人編譯的資料最多，而《外國史略》所佔的篇幅僅次於《外國地理備考》（引用多達 12 萬字¹⁷）和《四洲志》（引用達 11 萬 4 千字¹⁸），位居所引用的歷史書之最。筆者上文已經指出，魏源當年得到的《外國史略》是粵東的抄本，王錫祺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》第 12 帙收錄的《外國史略》是據《海國圖志》輯錄的，因此，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，馬禮遜父子所編譯的《外國史略》是賴《海國圖志》百卷本才得以流傳至今的。

14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 1138。

15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 1138。

16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 1182。

17 譚志強：〈澳門與中國近代國際關係知識之引進〉，載吳志良（編）：《東西方文化交流》（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4），頁 190。

18 蕭致治：〈林則徐眼中的世界——以編譯《四洲志》為中心〉，載氏著：《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254。

二、《外國史略》的內容與結構

《外國史略》無疑是在歐洲中心論支配下完成的。該書在敘述亞洲、非洲各國歷史時用了不少貶詞，如稱越南「民不習勤，國君又不知教養，故府庫充而百姓貧乏」。¹⁹ 稱緬甸「人高體健，顏色黑紫，雕題文皮。男女多裸身，耳穿孔，掛金銀飾。性貪不喜笑，性詐而傲。」²⁰ 稱非洲「草木春萌秋落，與亞西亞州相仿，但其民情地荒，不知工作，故可用之物少。」²¹ 而對亞非等東方國家的西化過程，總是給予不吝嗇的讚美，如讚美暹羅王子在道光四年（1824）的事蹟，「世子聰明，親造火輪船，他國藝術無不講求，習英語，讀英書，能自樹立，在各國中為無雙矣。」²² 書中亞非地區願意與西方進行交往的政策總是予以褒獎，如批評日本「因禁例嚴酷」，因此通商便「年年消滅」。²³ 指出埃塞俄比亞的加臘「山深林密，與外國不交通，專以擄販人口為利。」²⁴ 稱讚菲律賓「土產每年益增，准外國任意往來，不復禁止，故通商愈興旺。」²⁵ 錫蘭因為「貿易日興，所種咖啡樹每年增至數萬石。」²⁶ 對於那些甘於殖民統治的東方君主予以表彰，對那些敢於起來抗爭的統治者則予以斥責，甚至贊成出兵討伐，如稱「蕪萊由土君駐邑曰埔尼（即今文萊斯里巴加灣港，Bandar Seri Begawan），前數年以其所屬地撒拉窆給英人，英國封之為君，教設律例，彈遏海盜，釋放他押奴，可謂賢君矣。後嗣無道，私殺其善臣，英人怒討之，且盡力殄滅海盜。」²⁷ 非洲的馬達加斯加「嘉慶間，部主聰明，召外國藝術賢士，教化土民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女王

19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357。

20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460。

21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988。

22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400-401。

23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624。

24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005。

25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488。

26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749。

27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503。

攝政，仇視耶穌門徒，半死殺戮。」²⁸ 稱荷蘭在爪哇建立了殖民統治，「力戰土酋，服之，教種甘蔗、加非等貨，其利甚厚。」²⁹ 極力為西方人的殖民政策辯護。

全書歐洲部分大力讚揚西洋文明開化，如稱讚荷蘭「人稠地狹，田園不足於耕，故商賈遍遊各國」、「國內大開書院，學士雲集，講術藝。小學館二千八百余處，大學館四處，皆聚印翻譯之書。」人們「不妄耗財，而喜周濟，遍國無丐。若有之，即運送新地，俾自食其力，不容一閒手也。」³⁰ 英國是《外國史略》中篇幅最大的部分，其中對英國文明的讚美也最多，如稱英國近代以來「振興，商船遍航四海。於明萬曆年間，始通中國」、「物產較他國特異，因英船所至，多採奇葩歸國種植，天寒建暖房，護以玻璃瓦。馬高大多力而馴良，最佳者價值三千兩。牛亦高大，然止供乳肉耕田，綿羊毛造呢，山羊取乳，豕及五穀不敷食，由他國運入。每年出鐵，價銀二千萬余兩，錫價銀三十四萬余兩，鉛價銀八十三萬余兩。煤炭最多，每年約二萬四千余石。」³¹ 可能因為針對中國人於英國人種、風俗習慣的種種誤解，《外國史略》特別強調：

英國人矯健，鮮疾病，重信義。男女肌膚白，睛或藍、或白、或墨。常衣呢，冠用氈，剃鬚髮，性好潔、洗浴。氣候或暖或涼，故終年穿暖衣，內著汗衫，一日數換，民多壽。常服者外背心短衫，內外二褲，冬則長袍，躡皮靴。女用綢裹手，編其髮，首帶大帽，面掛薄帕，衣長衫數層，珠寶飾首。屋宇廣大，因地氣寒濕，蓋藏甚密。有層樓，地鋪花氈，窗悉玻璃，房設火爐，壁懸山水圖畫。愛灑掃。晨則飲茶，食趕糰、酥油、冷肉；午則小食；大餐用牛、羊、雞、鵝、餅麵，飲小酒，飽後始飲葡萄汁，以牛肉為上膳。民常食惟荷蘭薯。³²

28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083。

29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552。

30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176。

31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415-1416、1417。

32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418。

在教育上英國也領先於世界各國：

男女五歲入學，習天道、聖經及國史等書。十四、五歲後，各擇士、農、醫、匠、商賈為終身之業。……國學生館計三萬八千間，入學者百二十七萬餘人，用費或自出，或捐自他人，或出自國家。小兒自二歲以上，又立赤子學，女人辦之。其大學藏書六萬本，盛膳以供養之，必藝術貫通乃推用焉。刑名、算學皆仿是。其學醫術者，除病院外，別有院藏人身、骸骨、支體、全身筋脈，俾入院者察之，以知病原施藥焉。

國中有「有如驟雨」的灌水機關，「英國字母最少」，但翻譯中國古書卻不少，「又刊印逐日新聞紙以論國政。如各官憲政政事有失，許百姓議之，故人恐受責於清議也。」³³ 作者在俄羅斯部分中也特別強調，「彼得羅大王」「聞荷蘭各國巧於建船，其王遂潛往英國船廠學習器械，歸練水師，與瑞丁國戰九年，瑞丁敗，讓巴得海港以東各地，遂建新都，稱彼得堡，以為市埠，日漸雄盛。」³⁴ 在敘述過程還經常有意無意地為英國的不良行徑進行諱飾和辯護，如稱：「道光四年，國王再侵英之印度界，時緬已東盟越南，南服暹羅，覬覦印度之富，遂傾國而來。」³⁵ 此分明是講述英國侵略緬甸而導致了第一次英緬戰爭，但作者卻蓄意歪曲事實而為英國辯護，將英國侵略緬甸說成緬甸侵略印度。

《外國史略》一書中總是有意無意地將歐洲文明開化進步與基督宗教聯繫起來，特別是對新教給予了正面的評價。如歌頌了馬丁·路德的宗教改革，稱日耳曼「有賢士曰路得，幼習耶穌教，貧乏不能自存。及冠，得《聖書》，遂棄俗入道，伏處三年，虔禱耶穌。後才思日進，以其道為教師。遂赴羅馬國與教皇議論。旋國後，遂宣言教皇之謬，切勸各國去教皇異端。值新君踐位，召路得詢其教本末。路得遂將《聖書》翻譯日爾曼語，令民讀之，乃興崇正道。於是路得之名揚海外，羅馬教皇

33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418-1420。

34 《海國圖志》，下，頁1489-1490。

35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458。

之徒憾之。」³⁶ 此書將基督教事業的發展與文明發展聯繫起來加以考察，如稱葡萄牙里斯本「居民二十萬，建禮拜堂三百處，修道院六十四處。好善之家立病院，每年養病人萬有六千。亦有育嬰院，每年收嬰孩千六百名。」³⁷ 對基督教在海外傳教事業予以讚美，稱印度尼科巴群島「機敏惰逸，耶穌之徒教化之。」³⁸ 稱乾隆四十七年(1782)英國人在塞內加爾和岡比亞開埠，「嚴禁販賣人口。……設教師，開學館，以施慈政。……道光十六年(1836)，運入之貨二十八萬七千兩，運出者二十八萬五千兩。民寡而勤，故地雖褊小，能通商。」³⁹ 在對基督教文明加以歌頌的同時，也貶低其他宗教的正面作用，如稱東南亞的「小呂宋各島」「百姓順長敬尊，然素性謊詐，販賣人口為奴。今多歸天主教，固守禮儀。其奉回教者，以海盜為業。」⁴⁰ 書中同時對天主教卻有一些負面評價，如指責西班牙天主教「國內設教主教師、副教師、教先生、小教師、副師、修道男女僧並教師等，一年所收之田共六千萬圓。禮拜堂廟寺共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九間，修道之男女居焉。教師財日盛，權日重，屢與國抗，或反為所敗。」⁴¹

《外國史略》在譯名上也有其特色，茲試舉一二。如《外國史略》一書有「群島」archipelago一詞：「大尼國(今丹麥)在日爾曼西北之間，微地也。益之以群島，始能建為一國。……後其民在四海通商，如北極之島及亞默利加群島並五印度國等處，皆有市埠。」⁴² 「群島」譯名較之同時期美國人麥嘉締(Divie Bethune McCartee, 1820–1900, 字培端)《地球推方圖說》中所譯「群海島」更確切，⁴³ 至今仍在沿用。不少譯詞似較同

36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293。

37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140。

38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749。

39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065。

40 《海國圖志》，上，頁487。

41 《海國圖志》，中，頁1155。

42 據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所(編)：《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詞典》，該新詞在《外國史略》中似為最早之例證(頁208)，確否待查。

43 《海國圖志》，下，頁1893。